

電影劇本叢書
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

馬克西姆的少年時代

Г. 柯靜采夫 著
Л. 塔拉烏別爾格
鄭澤生 譯



中華書局出版

———— * 有著作權 · 不得翻印 * ————

電影劇
本叢書 馬克西姆的少年時代(全一冊)

◎國產報紙本定價人民幣五千七百元

主編者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

譯者 鄭 澤 生

原書名 Юность Максима

原作者 Г. Козинцев, Л. Трауберг

原出版者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

原書出版年份 1950年

出版者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漢口路四七七號

印刷者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

上海漢口路四七七號

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北京銀線胡同六六號

編號: 15606 (52, 滬型, 32開, 66頁)

1953年4月2版 印數(滬)3,001—8,000

本書內容提要

「馬克西姆的少年時代」是「馬克西姆三部曲」的第一部，寫的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前一個鐵路工廠的工人馬克西姆的故事。他和他的工人伙伴們受着工廠主、沙皇警察的殘酷的壓迫。他們吃不飽，穿不暖，隨時隨地的被殺害。而這個時候，布爾什維克黨人開始在工人中間組織了小組，領導了工人的鬥爭。他們爲了抗議廠主對死去伙伴的無情，舉行了示威罷工。馬克西姆在這火熱的示威罷工鬥爭中，認識到爲了獲得幸福的生活，必須團結起來鬥爭。他在黨的教育與鼓勵下，經過考驗與鍛鍊，終於成爲一個優秀的布爾什維克。



15606

5,700 元

電影劇本叢書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

馬克西姆的少年時代
(馬克西姆三部曲之一)

(榮獲一九四一年斯大林獎一等獎)

Г.	柯	靜	采	夫	著
И.	塔	拉	烏	別	爾
鄭		澤		生	譯



中華書局出版

列寧格勒電影製片廠

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

根據本劇本製成影片

序 幕

打過了十二點。街上刮着風和雪。一個被風吹得搖搖幌幌、緊握着燈籠、醉醺醺的行人大聲呼喊着：

「親愛的先生們，親愛的女士們，請允許我向你們祝賀即將來臨的一九一〇年的新年！」

風雪交加。斷續的乾杯聲、「烏拉」聲、笑聲、玻璃杯的響聲和鐘錶的滴嗒聲的回音激盪着。街上的馬車夫們相對急馳而過。披着網子的馬匹嘶叫着，雪從馬蹄下飛揚起來。乘客們喊：

「恭賀新年！……恭賀新禧！」

風捲起雪，將人聲和響聲匯合成一陣模糊的、渾濁的隆隆聲。聲音傳到大街的遠處，又從彼得堡住宅的閃閃發光的窗子上掙脫回來。

在這些住宅的大門口，坐着神氣十足的看門人，等候着年賞。

一個身着肥大皮襖的看門人，活像聖誕老人一樣坐在大門裏。他將眼鏡架在鼻梁上，然後推敲地念着「彼得堡新聞」上「著名」人士的新年希望：

「歌劇明星卡維斯克雅在夢想什麼呢？她在夢想以更優美的舞蹈代替醜陋的『奧伊拉』舞。神怪小說的作者克雷扎諾夫斯卡婭——羅切斯特爾預言些什麼呢？預言這一年是山羊星辰值年，它會給世界帶來秩序和安寧。」

風雪交加。笑聲、音樂聲、玻璃杯的響聲、稀稀落落響亮的乾杯聲：「恭賀新年……恭賀新禧！」的回音激盪着。

寂靜。

冷落的、燈光黯淡的彼得堡郊區。一個頭戴輕柔的圓小帽、身穿氈腳大衣的人，捲

在風中，沿着人跡稀少的街道走着。雪在行人的脚下礫礫作響。

他手裏拿着一個小包，一盒糖果，一瓶酒。

這個行人走到一所低矮的房屋前。門燈晦暗地發着光。手拿報紙的看門人坐在長櫈上。

看門人擱下報紙，站起來，脫下皮帽，恭恭敬敬地說：

「恭賀新禧，先生！要到那一間住宅？」

「十五號。」

小鐵門噹啷一聲，看門人打開了門。他突然興緻勃勃地問那個行人：

「請允許我麻煩您，報紙上登着法國人似乎要跟德國人開仗，當真嗎？」

來人遺憾地嘆口氣，回答道：

「親愛的，我對政治一點也不了解，請你原諒。」

他跨過小門，向看門人和氣地點點頭，走到院子裏。

燈光黯淡的樓下的平台。行人緩慢地沿着矮矮的階梯走上去，走到門前。門牌八

號。他按按門鈴。

在一個簡陋寓所的狹小的衣帽間裏，有三個人在緊張地傾聽着——房門旁有一個兩頰回下的女人，和她並排的是一個頭戴皮帽、身穿皮大衣的姑娘，靠近入口是一個拿燈的男人。他驚慌地問：

「誰？」

頭戴帽子，站在平台上的人正正經經地隔門問道：

「你們這兒賣舊沙發、舊波斯毯和蘇格蘭狼狗種的小狗嗎？」

門門嘩啦一聲落下，門打開了。戴帽子的人走進了衣帽間，欣然揮手致意，快活地說：

「結束工作吧！新年了！」

狹小的房間。通過薄薄的天花板可以聽到腳步聲、新年遊玩者的嘆息和手風琴的抑揚的聲音。在嘈雜、尖叫、哄笑聲下，嬰兒在自製的搖籃裏安靜地睡着。臉上泛着靜謐的微笑。

戴帽子的那個人和穿皮大衣的姑娘蹣着腳尖穿過房間，走近牆壁前。姑娘敲三下，牆上的小門開了，一個年青的工人含笑走出來，遞給來人一張紙——宣言，帶着驕傲的神情說：

「剛印成的呢！」

戴帽子的人接過這張紙，熱愛地看着它。接着好像校對原文一樣，在頂上的腳步聲中，在音樂聲和喊叫聲中，他低聲唸起來：

「工人同志們：廠主對我們的集體解僱、絞刑台、和警察恐怖的一年又過去了，敵人在慶祝……」

寓所的主人將盛着簡單的冷菜的碟子放在桌子上，拔開帶來的酒瓶。樓頂上手風琴震耳地響着，戴帽子的人唸道：

「……但是年復一年的過去，我們仍然活着。同志們！我們仍然以小的、但是緊密團結的隊伍沿着艱苦道路向新的一年邁進。就讓反動派在杜馬國會內外歡呼吧！……」

穿皮大衣的姑娘默默地傾聽着，在她的疲憊的臉上浮着激動和喜悅。

「……讓反動派發狂吧！我們黨內即使不補充新生的力量，敵對階級也是寸步難行

的……」

戴帽子的人聲音大了一些，剎那間手風琴、叫喊，和腳步聲都聽不見了。

「我們要勇敢地迎接即將來臨的一年，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變更。恭賀新禧！同志們！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。」

戴帽子的人慢慢地摺起這張傳單，點點頭表示贊成，而後轉過身，瞧見擺好的餐桌，微微一笑，把傳單藏在口袋中，走到桌旁，舉起了玻璃杯，并以極深厚的情感重複着說：

「恭賀新禧！同志們！我們乾一杯吧！」

布爾什維克地下印刷所的五個人拿起酒杯——五個過度疲憊，但是含着微笑的人。在他們上面，在樓上許多腳步在響着，手風琴高聲奏着，天花板震動着。來客舉起了酒杯，親切地望着同志們，大聲地說：

「大家都很清楚為什麼，為我們的勝利！」

熟睡着的嬰兒的臉上閃耀着微笑，沒有被發啞的玻璃杯聲所驚醒。五個人碰了杯，飲盡了味酸價廉的酒，而後把杯子放在桌上。大家忙了起來，戴帽子的人和穿皮大衣的

姑娘拿了一捆傳單，收藏在口袋裏，走出去。

頂上「奧伊拉」舞又猛烈地響起來，醉意的喧叫聲清晰可聞。他們在衣帽間告別了，身着大衣的人快活地說：

「再會！」

剩下的男人、女人、少年與致勃勃異口同聲地答道：

「再見！」

一個女人補充了一句：

「明天見！巴利瓦諾夫同志！」

大門。從那裏走出戴帽子的人——巴利瓦諾夫——和姑娘。

他們很高興。巴利瓦諾夫彎下身子，似乎要提起掉落的套鞋，很快地捏了一個雪球，用雪球擲姑娘，接着笑了笑，追上了她。

他們沿街走，哄笑着，相互吓唬着，突然在已經離開大門三十多步外，停下腳步，注意地傾聽着。隨即又向另一個黑暗的大門奔去，隱藏起來，緊張地瞧着他們從那兒走出來的房子那邊。

遠處——嗒嗒……，愈來愈近的馬蹄聲，雪橇的吱吱聲。從半明半暗的街上鑽出一些馬匹。馬上的乘客，雪橇，停在那所房屋前，門前，——就是那一所門前。

乘客從馬上跳下來。他們身穿憲兵制服，軍刀、馬刺鏗鏘作響。憲兵們手握刀柄，以飛快的步伐闖進大門。

身着皮大衣的姑娘竄過去想要幫助救援同志們，和憲兵作鬥爭，戴帽子的人——巴利瓦諾夫馬上抓住她的手，急急地低聲耳語：

「哪兒去？」

姑娘的臉上顯示出絕望的神情，巴利瓦諾夫慌忙地俯在她的耳邊低語：

「馬上通知安東……走小巷……到大街時要躲藏在人羣裏……要顯出高興一點，娜塔莎，因為過年了！」

於是娜塔莎把手揣在手籠裏，聽話地奔入風雪中了。

巴利瓦諾夫對她的背影注視了一會兒，接着聳聳肩膀，默不作聲地邁進大門，穿過一個長長的、漆黑的院子，倉皇地走着，偶而回頭一瞥，瞧瞧有沒有人跟蹤着他。

他又來到喧囂的大街上，走着，從那些看門人身旁走過，從急馳的馬車夫旁走過，

穿過行走的人羣。

而後，已經到了城市另外一區的某處了，又走進一個冷落的院子，掉頭張望一下，邁入進口，緩慢地沿着陡直的、骯髒的扶梯，到達屋門口。

從口袋裏掏出鑰匙，插入鎖中，開了房門。

房門裏站着一個警長，背後是一羣警察。

警長文雅有禮貌地笑笑說：

「我們正恭候你，先生……」

巴利瓦諾夫猛力地推開了警察，砰然關上了門，把它鎖上，在喧叫、打門聲下，在狂暴地吶喊聲下，慌不擇台階地，閃電般順着扶梯飛奔下來。

跑到大街上，飛奔着，追過風和雪。背後哨子吹起來，尖銳刺耳的喊聲哄響了！

「站住！」

被追緝的人沿着人跡稀少的大街跑着。從一個門裏站起一個看門人，胡亂地披上衣，伸開兩臂，企圖攔截逃跑的人，但是被純熟的一腳踢得飛到雪裏去了。

哨子聲。「站住！」的喊聲。巴利瓦諾夫拐過了拐角來到廣闊的、明亮的大街上，

幕地出現在一個正面大門旁。略停一會，喘喘氣，瞧了瞧這幢房子，馬上，好像認出了這幢房子，跑進門裏，隨後關上門，隱藏起來了。

稍遲一會，一羣警察、看門人，混雜着哨子聲、吶喊聲經過這座大門旁，沿街飛馳而過，而後是一片寂靜。

巴利瓦諾夫走近扶梯，沿梯而上，從街上傳來「伊呀」的開門聲，他急忙躲在陰暗處。一個身着皮大衣，戴夾鼻眼鏡的高個子沿梯走上來，突然在驚慌中停下了。

巴利瓦諾夫走到光亮處，低聲地說：

「你好，巴維爾！」

高個子緊皺起了雙眉，其後，竭力裝做慫慫的樣子，說道：

「什麼風把你吹來的啊！」

「背後有人追着。」巴利瓦諾夫抑鬱地說。

高個子臉上的笑容消逝了；他顯然有些不高興，聳一聳肩，嘆息地以教訓的口吻說：

「十年前我們在一起讀馬克思著作，……我們……」

「這又怎麼樣呢？」巴利瓦諾夫幾乎粗野地打斷了他的話。

高個子感到受辱地沉默了，猶疑了一會，接着不耐煩地說：

「走吧！」

盛裝艷服的侍女開了門。衣帽間，堆滿了貴重大衣、皮鞋、套鞋。從隔壁的客廳裏傳來玻璃杯碰杯聲、笑聲和高聲的叫喊。

「恭賀新年，恭賀新禧，爲我們的知識份子乾杯！」

高個子急忙脫下皮大衣。巴利瓦諾夫默不作聲地四下打量着，融化的雪從他的大衣流到精緻的鑲木地板上。

欣喜的主人手裏拿着一杯酒，從房間出來迎接新客人，撒滿紅綠彩紙的燕尾服，閃着亮光的硬胸襯衣，兩個袖子上都是彩紙的碎屑。

他，張開兩臂，似乎要以擁抱歡迎來客；但是突然他的目光落在巴利瓦諾夫身上。

他眨了眨眼，似乎不相信自己地打量着巴利瓦諾夫。